



火把叢書



南京在



曹弘忻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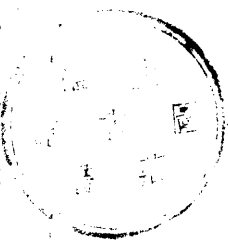
□ 為民眾的怒吼 □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6 6471B

封面繪題：衝破黑暗的鬥士——華子作



12373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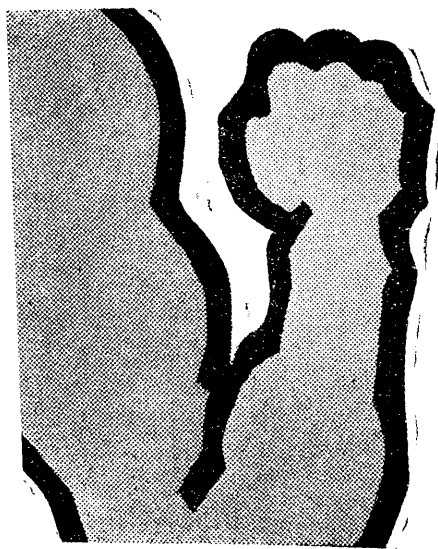
此
页
空
白

馮在南京

——為民衆的怒吼

火把叢書

曹弘忻著



此
页
空
白

爲紀念死在：戰爭，饑餓，苛政，匪共，……
下的無數同胞們！將此冊獻于

在南京作高官的諸位好友

—— 著者

此
页
空
白

馮爲什麼反蔣呢？——這總是兩年來一般國民的疑問

吧！

著者曰

對這個疑問的解答，有得人是臆測的，有得人是信從馮或蔣的自己告白。——個人主觀的臆測，自然常要離開實際很遠；既他們的自由，也有可靠的，有的不全可靠。尤其是已經相反以後的話。因爲在他們相反後，再求其相反的關鍵，決不如在他們相合的時代，尋求其相反的原因！

爲了這個原故，我這在書箱裏放棄一年多的這本小冊子，或者對閱者有幾分的幫助吧？

在這裏，沒有我個人的議論；更說不到批評。我不過像一個攝影者，把我們那班革命領袖的實狀，再現一次罷了。批評的事，還是讓給熱誠的

讀者。

十九年九月付印時 弘忻自誌。 上海

馮在南昌

目次

- ◆歡迎宴上
- ◆革命領袖與豬
- ◆擦粉戴花跪拜禮
- ◆救災政策（附馮之賑災通電）
- ◆雨中市民
- ◆首都建設案（附馮之民生建設案）
- ◆王儒堂的革命外交
- ◆鴉片案
- ◆特別花車
- ◆尾聲（文）
- 衝破黑暗的鬥士
- 力
- 說教者
- 畜
- 尊嚴
-
- 哀鴻猶自得高翔
- 有誰憐憫嗎
- 主與僕
- 吾爲美金
- 計豈惜小民哉
- 兩個世界（畫）

此
页
空
白

歡

迎

宴

上



此
页
空
白



馮初到南京的時候，我們的中央黨部，國民政府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，舉行了盛大的，聯合的，歡迎宴會。

在主席致詞之後，馮在熱烈的鼓掌的聲裏登台，在羣衆的希望的目光裏，他開口了。

他說：「同志們我是一個粗人，沒有學識，沒有功績；今天承各位這樣的熱烈的盛意我實在不敢當。」

「我想，諸位同志，當您未參與這個集會，當您座在椅子上之先，當您在我未開口之先，您一定想：玉祥必有許多的甜密的，恭維奉承的話，送給諸位。是的，我也想，對今天的主人，表明我所應有的客氣與禮貌。」

「我確是如此想來；但是，此刻，我把原來所想的話，說不出口來了。我覺得，我要是把那許多話說出來，那麼，我是太渺小了。太對不起諸位同志與我自己，並且對不起我們共同的專業。」

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——這就是，諸位同志今天所給我的熱情。因為同志們所給我的盛意，是太濃厚的熱烈，使我感到我們中間，不應當分別什麼主人，或者客人，我們原是一體的！原是共生共死，同患同難的同志！我們是一個整個的機構；沒有你，也沒有我，只有共同的我們。那麼，如果我要自居於什麼客人，斯斯文文的同什麼主人談些客套，那我真是太卑小了。我不能！不能那樣作。」

「所以，我要對諸位切切實實的說幾句話。這些話，都是由我的良心的深處，發出來的聲音，藉以表示我對諸位同志的盛意的感激。」

□ □ □

「我們應當承認：中央黨部的同志們，近來走上腐化的路了。旁的事姑不說，單說每次開會；你看那奢侈的習尚，萎靡的風氣，實在教人看着不舒服。我想，我應當送給中央黨部一付對聯，

上聯是——

「三點鐘開會，五點鐘到齊；是否革命精神？

下聯是——

「棹子水菓，半棹子點心，知否民間疾苦？」

賸位莫笑！我這預備送一個橫匾，是——

「官僚舊樣」。

同志們！我們自己應當撫躬自問：「我們比北洋軍閥強嗎？我們沒有走上官僚的路嗎？這是我們要時時念着的呀！從今以後，我們要咬緊牙關，人家作六小時的工，我們同志的黨員，便要作十小時；人家有八小時的休息，我們只要五小時。革命原是爲大多數的，原是犧牲的。黨員決不是特權階級呀。如果人家作十小時的事，我們却作不了六小時，那麼，我們便等着別人來革我們的命罷！」



「再就是國民政府。

「我們頂要防範的，便是貪污。因爲任是中央有如何的政策，政綱，一放在貪官污吏手裏，他們便可利以爲賊民之具。把我們的本意全失。近

來，因為我們的用人，還沒有系統的辦法，所以常常聽見說，這個收稅官騙去了十萬；那個縣知事虧蝕了八千。其實，這些事情，自然在政府初建的時候，容易使一般人發生行險僥倖的行爲，也不足使我們失望。而使我們難過的，是中央對於這種事情，決無辦法。對於這種事情始終是以姑息處之。於是，在我們的敵人方面，便說我們是有意的默認！人民也受了這個宣傳。他們說：我們的一切好聽的，不過是話；實則一切惡政，比他們還甚。同志們！你看這是多危險的事情呵？這是多麼毒辣的一個攻擊呀！我雖然不至於像他們那樣想法，但是，我總覺得我們是太姑息了。你們不要想，說我們不與以懲罰，社會上便不知道這些壞事。那才真是愈蓋彌彰呵！還希望政府裏的同志，多多注意。

「關於總司令部，我真不知道如何說的好。——軍隊的最要緊的事情，無非是餉，彈，給養。我所知道的是：同一在革命戰線上與敵人拚命的各部隊，總部對他們的餉，彈，及給養的接濟與補充，決不均等。相差竟至幾倍之多。並且事實上告訴我，領餉多的，子彈足的，給養好的，多半都是在後方的。不。打。仗。的。而一天只能喝小米稀飯的，每槍只有四五粒子彈的，沒有人管給養接濟的部隊，却是在與敵人拚命。這，這是什麼革命？這是什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辦法？——今後，我們要有切實的公平的辦法；否則，將給革命前途以不良的影響，而這個責任是誰的呢？」

「我是個沒有學識的粗人，而且今天時間很少，所以不再多談了。」

！我感謝諸君的熱情！我用我的整個的心裏的直言答復諸君」。

□ □ □

散會後。

黃少谷君問馮先生：「你的話，爲什麼這樣不客氣呢？你如無心，是爲失言；如有意說此，則爲挑戰！……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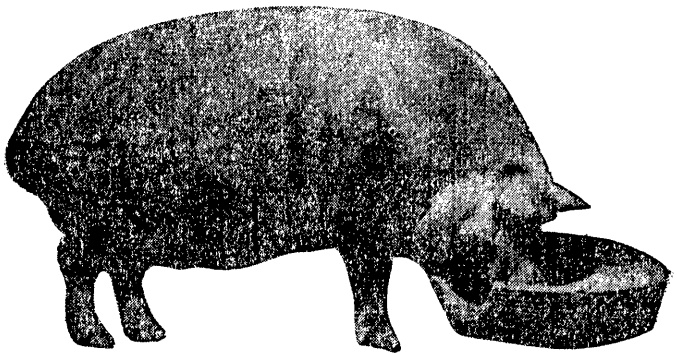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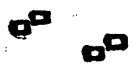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回答很決斷：「同志對同志，應當忠直。革命黨裏，不要滑頭。革命黨人的字典裏，不要詐巧！」

——本節完——

此
页
空
白



袖 領 命 革 與 豬



此
页
空
白

□ □ □

在蔣宅裏，一個小小的私宴席上，陪客是譚，戴，等幾個，受招待的是馮。

吃的差不多的時候，蔣說：「燒章大哥看，我們的財政這樣困難，應該怎樣辦——？」

「財政的事，我是外行；不過，想起來，我今天我們這革命初告軍事成功之際，急切應辦的事，也無非開源節流的老話。——開源，所謂建設，則貧苦的人民得到實惠；節流呢，則是我們自己：對革命，對國家與人民的：自律，是我們的一種表示：革命的政府是爲民衆的……！」

因爲說話，這被問的個大個，幾乎連吃都忘了，接着說：「節流的事

情，自然應辦的很多。但是，照「自我等先」的意思講，便可先就政府裏辦起。譬如：南京官吏的薪俸，便可擬訂個公平的辦法，減少一點。——我從內地來，親眼看見我們那破滅的農村，挨餓的人民，掘樹皮的父老

……每一起那些慘狀，不由得心痛！

「我們是不舒服了！爲我們那已經餓死的父老，爲我們那正在向餓死的墳裏走的同胞們，我們應當刻苦！……我們不要忘記：革命是爲全國民衆的。」

「往者所謂歷史上的聖君，他們都是要：簞籩檻樓·茅茨土階的！革命政府，是爲民衆的；又當這全國的大戰禍，全國的大饑饉之後，尤其應當力戒奢侈。我們要與民更始；效法古人之長！……」

散席後，主人嘆着：「裝作同情，實際是不奈煩」的氣。送他別去，

握手，行禮，良心上在蕩漾；彷彿像有點不輕不重的不得勁，微微的覺着：「您爲何總是這一套」？

他去了。像似負不起那內心的悲痛的樣兒，遲緩的，沉重的，去了。

□ □ □

在這「無酒的宴會」的次一天，有照例的「國民政府會議」。——主席是國民政府的主席。

自從革命的軍事成功，便建立了革命的政府，革命是爲民衆的，革命政府便定號國民政府。那組成革命政府的諸先生們呢？我們很知道：講從前，各個人都有幾年幾十年的「地道」革命歷史；論現在，都有過幾萬幾百萬文字的徹底革命言論：說到將來呢？我們當然一點不含糊的滿心熱望

着，一定會給我們的國家，我們的苦百姓，許多許多了不起的革命政績。那都是惟一無二的革命領袖，民衆的福利，在他們列公的身上；他們有過最革命的言論，最革命的文章。我們當然等候那事實！我們不失望；對於獻給國家與民衆以生命和熱血的革命領袖們，我們那能失望！！

我們忍心耐性的等着！

——幾件封官派爵的提案過去了。我們的革命政府的最革命的主席，微笑着，輕快的說：「底下的提案，是政府委員加薪的一件。——我把原文唸給諸位聽……」

讀完原文以後，放下那張紙，說：「請討論」！



第一個說話的，是滋補得最得宜的譚——行政院院長譚延闓先生：

「……我們追隨總理多年。許多從我們革命的同志，又都辛苦過。現在革命成功了；來南京找事的人，實在太多了，事既沒有，萬不能不維持他們的生活。每月八百塊錢的薪俸，實在應付不了……」。那湖南官話的聲音裏，滿含着垂涎的氣息。雖然嘴角上還有殘留着的魚翅味，却是十足的乞討腔：姿態上還有些微的驕傲，大概我們的忠實領袖，正在想：案子通過了，大家都要多拿的；我這第一砲的勞苦，却應該增加點友誼！——如今的年頭兒，有朋友才能有地位，有好處。這次的話，我要搶先；這才是不會得罪。使那一位的漂亮「工作」呀！

停一會兒，又換了一付官腔說：「八百元的月薪，實在是世界各國政府。委員最少的數目；譬如日本，總理大臣的薪俸以外，機密費是幾萬；部

長是幾千……我們只有八百塊錢，如何能夠用？而且來的人是太多了！

……！
那傻大個兒沉默着；低着頭！……

主席先生微笑。這次的微笑，引出了民生哲學派的說教者戴季陶先生的話。

戴先生說：「有的朋友說：我們應當吃苦，應當自奉少薄。應當軍餉極少，茅茨土階；這話我也贊成！但是我們追隨總理多年，苦也真吃的不少！如今革命成功了，我們總可以多享用點了……我們不是沒吃過苦呵！」

馮沉靜着！

主席又是一次微笑，他看着那低着頭的大個，彷彿很有興趣；俏皮的

，漂亮的音調：「煥章大哥有什麼意見？」

「我不想說：說了得罪朋友！」

「你有什麼話還是說呀，說出來好大家商量」。——幾位莫明今日之妙的人嚷着。

主席先生，像得到何種祕密。成功的把握，輕快的說：「請；請說說你的意思。——」有神的、快意的眼光，射着他。

於是，他站起來。

□ □ □

彷彿不會用酒者喝了兩鐘老白乾的面色。

話音是沉重，含着幾多悲哀：「我實在不想說，因為說了得罪朋友，」

——可是，我的良心，教我不能不說！因爲；不說對不起朋友，對不起人民，對不起我們死傷的同志，……大家既教我說話，我想：還是寧夠得罪朋友，不要對不起朋友，更不要對不起人民，對不起死難的同志，將士，與諸先烈！

「有的朋友說：『我們爲革命受了許多的苦，如今革命成功了，我們應當舒適一點』。這話裏，有教我痛心的錯誤！這錯誤是認差了革命的意義。朋友們！革命是爲大多數民衆的，我們獻此身於革命，乃是獻此身於大多數的人民，人民的幸福，就是我們的幸福。具有革命的人生觀的同志，應當切實的認清：革命是爲全民衆的！我革命不是爲求我的舒適！乃是爲全民衆的舒適！——革命成功嗎？所謂革命成功，就是你我幾個人，坐在這掛了『國民政府』招牌的樓臺嗎？成功的意義在此嗎？我不敢如此想。

！我的意思是：全○國○人○民○，得○到○革○命○的○幸○福○，才○是○革○命○的○成○功○！今天，人
民所得的，是爲革命的犧牲；不會得到一分毫的幸福，我們還沒有成功！
非但沒有成功；簡直的剛剛起頭作罷了！

「革命是利他的！爲人民的，不是爲我們自己的！」

「至於把我們同日本的關員們比較；我聽見這話，祇想哭，要是同人
家比的話，朋友們！我們真不配那八百塊錢，我們拿八個銅子兒一月，還
覺得多！……」

「不必把話說的太遠，說是人家的國勢如何我們的國勢如何，人家的
工商業如何，我們如何，人家的人民享用如何我們如何，這話太遠了；單
說人家的兵，日本兵佔了我們的山東省，打了我們的濟南城，逼的我們的
革命主席，部長，總辦送命，殺了我們的外交官，繳了我們革命軍隊的器

械，……這樣國家的關員，拿八萬塊一月，不爲多！

「慚愧！我們這革命政府，革命軍事領袖，革命主義，革命黨，革命外交；對這種奇恥大辱，連句帶有革命味兒的硬話都不敢說；想想看，我們可值八個銅子？……我難過，我慚愧；我爲我們一切同志慚愧！」

「假如我們的軍隊能開到東京的話，朋友們！我代表咱們的四萬萬人民，主張每月送給各位四萬塊，……」

□ □ □

「我的話說多了；但是，我還有點意思。——如果我的話有得罪朋友的地方，那麼，我就得罪到底！」

他息一息氣力，放和緩了聲調，繼續着說：「國民政府門前，不知道

誰養的豬。每逢我一來，他就哼哼，他一哼哼，我就得出一身冷汗！我想，他是在罵我！他罵的對，罵的應該，——請想一想吧；豬所報答他主人的：豬毛，豬肉，豬皮，豬骨頭，豬蹄，豬牙，豬血，那一樣兒不值錢？而他主人所給他的，不過一日兩糠而已；我們呢？我們不如豬，我們的主人把脂，膏，血，汗，都給了我們；我們未嘗把一分毫的利益與幸福給他們。豬還不能罵我們嗎？我們對得起那八百塊錢嗎？……」

「對這個案件」，他肯定的，微微有點怒意的。說：「我反對到底」！他座下。

大家靜靜的。

主席微笑着：「此案暫擱；隨後再談」。

——本節完。

此
页
空
白

擦粉戴花跪拜禮

此
页
空
白



大個兒主張裁撤軍械機關，革命的中央議決把軍事委員會取消，歸併到軍政部。——但是，蔣主席的蔣總司令部，却是例外。

這是結束軍事委員會的一個會議。出席的是各高級將領及革命軍領袖。——我們都是聽過：這些領袖先生們，爲我們流過熱血，冒過矢石。而他們又都是在東西兩洋，南北各國的軍事專門學校，作過學生，見習上士，或者掛名武舉人的。真是有了不得的熱心，有不得了的本領的大人物。總而言之，統而言之，是爲國家而學，爲民衆而死的些個英雄好漢，誰沒看見過：這班大領袖先生們的作戰：上者在後方根據地發佈戰令。中者在離前線百里左右，研究戰略。下焉者，最勇敢！時常在離火線三二十里

的地方，聽那不甚真切的砲響。這便是領袖們爲吾僑小民流的血，盡的神聖的革命責任。這就是天宇第一號的勇敢。本來麼；作戰，死，那是兵，小兵，所謂弟兄們，同志們的責任。有美貌天仙般的戀人的領袖先生們，到彷彿聽得見砲響的地方，那還不是值得我們感激零涕的大人情，大面子，大勇敢嗎！？

這些祇看過槍林，沒見過彈雨的領袖們，曾經呼吸過「後防空氣」的勞苦功高者；這天，是躋躋一屋，表現着兩種空氣，一是陳列功績；二是搶得報酬。

開會。

這是軍國大事，要研究的問題自然很多，——不過大事我們不懂，內有三件小事，却有趣味。一是服制，二敬禮，三是分列式。

說明原提案的，是一位安徽口音的張先生。

這原是一位君子人也，可惜的事情並不多，大概只有兩點：一是有點胡清光緒二十六年前後，一般二毛子的脾氣，洋貨總比土貨強。二是革命是什麼？此公不大理會，反正軍事就是軍事，軍人就是總司令的機器，教打就打；主義，革命，乃是放屁。

□ □ □

先說服制。

原提案上繪的有很明晰的圖，好！那個樣兒真夠派頭。非但好看而已，我准敢保，如果那樣裝辦上，咱們的武裝同志，一定會很受小姐們的歡迎，因為實在漂亮。將來各女學校的婚姻測驗，一定是一百個有七十五個

要穿着那樣行頭的軍人；真夠減價！

這位張先生說：「這種服制的好處，很多。第一，……第二，……還
有第三，假如要不是把上級官的服裝訂的好看點，殊不足以引起下級官及
士兵的觀瞻。引不起他們的興趣。一旦他們覺得：升了大官，也不過穿布
，也不過那同我們一樣的二角一尺的灰布，他們便不幹了，他們就提不起
勁了。實在的，好看的服制，可以維繫軍心。……各國都是如此！」

他說：「還有，這衣服也不算貴。大約士兵同頭目的肩牌領牌，共總
每人四毛大洋可足。官長加倍。至於上將級，雖然要用數十元的肩牌領牌
上的金線錢，但是擱在他們身上，也不能說貴……」

傻大個說：「我不贊成！」

「……我們維持軍心的是主義！不是花衣服。官長與士兵的分別，是

職責；不是表面。只要能表示出職務的階級來，便夠了。穿的花一樣！不能保他不反革命！

「還有，我也不一定反對好衣服。不過我反對專門替外國銷貨。這原案上所提議用的衣料，都是中國所沒有的！單說那條除去耀眼別無一用的金線罷，一個兵士四角，十個四塊，官長的連帽子還要加倍，加倍的加倍，就以裁餘六十萬兵算每年一人兩套罷，這是多少錢？在張先生報告的時候，我想了一想，這筆無意義的耗費是——1兵：0.4，——10兵：4.0，——100兵：40.0，——1000兵：400.0，——10000兵：4000.0，——100000兵：40000.0，——那麼全國裁餘的600000兵：\$240000.0 如以每年換兩次衣服計，則全體士兵之需爲 \$480000.0 矣！再加上官長之需，既令以最少額計，官長每年所費只等於兵士之一倍數，是年需 \$960000.0 而兩者相合

，年耗共需一百另四萬元！如果要按現有兵額計，則更不堪設想了。請想想吧：這許多錢，是不是都送給咱的洋爸爸了？什麼都是外國好，可惜咱們是個中國人！更可惜的是咱們是個入超的中國。咱少戴帶頂有金線的帽子，與少穿件洋式衣服，不算難看；多替人民增加負擔，才真可痛心！

「革命的目的，便是替外國資本家銷貨嗎！……」

終於一個中國人替中國人說話，比一個中國人替外國人說話，在任何人良心上，說得過去一點，終於通過了以布牌表示階級，廢除肩領章，一律使用國產布料。帽子上也去了那耀眼的金線；但是：

□ □ □

再說敬禮。

賈先生說：「敬禮是表示尊敬；是表示恭敬；所以訂爲雙手舉槍」。尊敬一定要雙手嗎？恭敬一定要雙手嗎？」馮問。

「這樣子好看——」。

「那何不給點粉他們擦上？買點花他們戴上？每個士兵戴一枝花；豈不更好看嗎？」

「總要表示敬意呀」，張說。

「也不一定這樣表示罷。如要說恭敬，則何不教士兵對官長行跪拜禮呢？」

這優角真是不得官心；但是官們又沒有恢復跪拜禮的勇氣；執扭半天，終於改爲左手向槍口平放。現在已經全都實行了大個禮節了。



分列式。

德國陸軍的分列式是四十八伍，日本人初抄得來也是如此。後來因為太困難，而且無用，改為十五伍。我們的賀先生便也主張十五伍了。

本來，開步走與打勝仗，中間沒有必然的直接關係。所以要有開步走的訓練者，原是為的軍隊的組成，乃是各種社會，各樣職業的份子所攙造的。今後置之軍中，要教他們過共同生活，要教他們「整齊劃一」，——正步走等等的訓練，目的如此而已。對這個目標，我們犯不着教士兵受兩年的罪！因為十五伍的分列式訓練，初入伍的士兵，非壹年不能盡善。實在是目的小，而費勁太大。這便是此種制度應該改革的地方。

我們的軍事專家不知到這個道理；他們所知道的是「日本就是這樣

於是獨說：「日本這樣，不能禁止我們不這樣。我們學誰，要學其合理。學他那實用，不是學他的不合理。凡是不合理的，就是天國那樣，我們也應當去掉！」

「日本有的事多了；德國有皇族的軍閥團體黑皇團，日本便有貴族的軍閥結合薩閥，長閥，更有這個的那個的皇族班。中國不是沒學過：亡清之季，這貝子，那貝勒，以及王公宗室之流，專要學日本，於是就有所謂貴胄學堂！可惜的是，這種辦法，已然隨着民元的革命，根本打倒了。——在今天，「日本如此」，這句話，已然不是個理由，不是一個可以教我們盲目追步的理由。猶之乎我們不能再鬧什麼貴胄學堂的把戲一樣！」

「國民革命軍的分列式，應當訂爲四行」。

當時，終於依照瓊大個的話規定了。但是，如今，恐怕因爲不跟着洋大人學，心裏不舒服；又在要……！

——本節完。



救災政策

附馮之賑災通電



此
页
空
白



革命黨：建立了革命政府，做了革命官，——便不管革命的債了。

什麼是革命債呢？決不是革命夫人的赤金首飾；革命如夫人的金剛鑽；也不是革命朋友的漂亮西裝。或者革命「差官」的租界房租！

革命債是；全國人民的平等，權力，幸福（至少限度是生活與生存）換句話，便是：還給國人以國家主人的地位！

這都是些我們的革命領袖，天天許給我們的宏誓大愿；也是我們的黨，所開給我們的支票。——只是一旦身為黨官，一旦樹起了黨政府。愿是不還了；支票是不兌現了。

可憐！我們為革命的犧牲，可憐我們等待的熱情！可憐我們滿腔希冀

的沒有着落。

我們的可憐，真是數不清。不說別的，單說我們那餓死的父老兄弟，豈可以用數目說明的嗎？革命的領袖們；他們是餓死的呀！你們對於「餓」，也感到一種無上的恐怖罷？生的人，對於生身的父母，手足般的兄弟，幾世的鄰里的「死」，也應當感到一種無上的恐怖與哀憫罷？餓死的滋味，不甚舒適罷？革命的領袖們！你喝那血色的牛尾湯時，不會感到這些罷！

使我們餓死的是什麼呢？水，早，軍需供給，不還債的，無良心的革命官兒呀！

在那無良心的賴債者羣中，有提到我們的，有替我們說話的（不要說對我們援手的救急錢的了），那真是大傻瓜！那真是罪在不赦，該殺該死。

的。不。開。眼。！

請看馮玉祥，請看馮爲賑災所得到的侮辱，嫉妬，與白眼珠兒。

□ □ □

因爲他是從豫西陝甘的災區，親身經過，親自看見了我們的餓，我們的吃樹皮，吃觀音粉，吃土裏的草根，我們的一切都沒得吃；我們的無氣力的眠，望着天，軟的四肢，不由自主的倒栽在地上。我們的慘叫而死；餓死！他更想到我們對革命的犧牲，更想到革命黨對我們的支票，所以他到了革命首都的南京以後，對革命領袖們；爲我們陳說，哀求，央告，罵，打架；好容易用盡九牛二虎的力量，才辦了個豫陝甘賑災委員會。

委員長，委員，三等九級的各色官兒，一批一批的來了。委員會的招

牌，掛起了。一天，一五，一七，二七，三七……的過着，賑既不見；災仍不已。招牌上的名家法書雖是好看，却濟不得我們肚皮裏的難過。

革命領袖們見着馮，便像應付災民請願代表一樣，用那吃六十元錢一碗的魚翅，同吸十五元錢一枝雪筍烟的嘴，嚷着：「救災呀，賑災呀」。話說完了，雪筍的白烟散了，事也忘了！我們的肚子，我們的命。還是沒有人管。我們的死活，還是得聽老天爺的吩咐。任命！

非但如此，而且花樣愈翻愈新，愈來愈熱鬧。不知到是替災官們想出路啊，還是吃飽了的老爺們拿我們窮人開心？繼豫陝甘賑災委員會而來的，又一個兩廣賑災委員會，再一個晉察綏賑災委員會，三一個浙災委員會，四一個兩湖賑災委員會……。天呵！真有點拿窮人開心。我們聽說：兩廣天富，因為革命財政計劃之一（開賭），有人賭番攤輸了，吊死的。晉

綏有吸海洛因年久中毒死的，浙江有嫖杭州小姐發楊梅毒死的，兩湖有吸「雲川淨膏」死的，却不會聽說有餓死的！有因爲沒得樹皮草根吃餓死的。他們的災是什麼呢？如何賑法呢？——老戲詞上有句：「曹營的事難辦的緊呵！」如今的事兒，真是革命政策莫明其妙的很呵。

是，是的！不久便明白了。原來他們爲的分錢。——你看不久的時候，革命的中央便通過了一個革命議案；內容是：所有賑款，由各賑委員會均分。……既不以災情爲準；又不以人口爲例；眼睛只是對準了錢！有錢我便要分！！

搶餓鬼的饅頭的陣式，雖已布好；饅頭却還沒有影兒。——賑災委員會，雖然成立了許多；而賑災辦法，不見一字；賑災款項，不見一文。

獨大個具有傻勁。雖然明白幾分革命領袖們不大理會餓鬼的意旨，却

想人皮裏邊，總有人心！於是想辛苦拿錢的宋國舅一次，請他到豫陝查災。或者那赤裸裸的青天白日下的餓鬼地獄，可以感動了他們幾分未麻木完的良心；或者可以喚起他們那未硬化完的同情！——國舅的回答很乾脆，不去！在大華舞廳去跳舞，一樣的可以運動身體；犯不着大老遠的跑到餓鬼世界去辛苦，教窮鬼沾染着惡氣。不去！

□ □ □

沒辦法。找朋友。算是滬紳穆藕初，李組紳兩公處，化到兩萬元的佈施。無以為報，各送對聯一付。因而又想到朋友有限，不如掛筆單，賣字！又賣了不足兩萬元，交給賑會了。

還是沒辦法。再同領袖們：陳說，哀求，央告，罵。

回答是：「好，好，好！救呵！賑呀！」

——唉！還是得打架。

在國民政府的會議席上，他說：「無論如何，對賑災的辦法，今天得商量一個切實的計劃，革命政府，不能說眼。看。着。老。百。姓。餓。死，政府可以不負責任。我們每天吃的飽飽的，妻子老婆吃的飽飽的，看着人民餓死，我們對得起誰？我們吃的誰……！」

「賑災總是要緊的；但是沒有錢也沒辦法！——」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先生，愁鎖眉黛，臉色像誰罵了他一樣的難看，這樣哼着。

「財政困難的很哪！真是沒辦法」。慣爲宋子公唱配角的王正廷先生，搭了一句。

馮說：「我知道財政困難！但我想諸位也應當知道，政府對人民餓死。」

，不應當不管。不能說不負責任！蓋幾十萬一座的樓，闊衙門，就不困難；救民命，就困難嗎？困難，並不是一個錢沒有，因為財政困難，一切度支都要分個先後緩急，救死還不是急切應辦的嗎？……」他憤然了。

薛篤弼君說：「我想財政困難也是實情。最好我們是決定一個救災的政策！」

一前清光緒三年，二十六年，二十七年，陝豫曾幾番荒，北京政府曾經運糧救濟。記得光緒三年那次，是派的顏文階公。當賑糧運到晉南的時候，陝西人民，已經餓死有百分之十五了！那次運的是五千担糧，但是——糧到了運城之後，辦賑的先生們計算，如果當時便放，則祇能維持到次年三月。而當地的收穫期要到五月，是三月到五月中間，還是要再加賑糧；否則，又需餓死許多。於是，他們便決定了他們的所謂救災政策！

便是，把已運到的糧，囤而不放。瞪起眼睛，看着當地人民再比百分之十五多餓死些！到了適當的數目，就是餓餘的人，用五千擔糧能支持到五月的數目時，再行賑放……。

「我想，我們大可以抄襲這篇得意傑作！我們要決定，究竟要等豫陝甘的餓餘人數，到那個數目時，方行賑濟？

「這樣，總比現在敷衍的辦法好點。因為那個辦法，究竟還有可以不死。的！而如今的情形，則勢必至非把當地人盡數的，一個不剩的，完全餓死不可！」

□ □ □

國父中山先生的長公子哲生孫科先生，第一個受不起這譏諷。他站起

來說：「無論如何，對於這件事我們得趕緊想辦法。目前我們自己先行捐俸以濟眉急。凡月薪二百元以上的，捐薪一個月。二百元以下的，捐多少；若干元以下的，自由捐助。……」

馮站起來。誠摯的熱切的說：「我們感謝哲生！我們敬佩在天的總理……」

到這時，才算是我們的賑務，有了這一星點的着落。——但是，到馮離南京以後，非但賑款不再撥發；連中央賑委會都解散了！原來這個議案，雖有政府的公令，雖有實行的教令；而馮一離去南京政府，當局便給了牠極事實的取消！好像賑災不是爲災民辦的，而是專爲應付馮的優勤呀！

——本節完。

（附錄 其時 馮甘爲賑災事 通電如後——）

南京中央政治會議，國民政府，行政院，鈞鑒：去歲水旱成災，遍及南北，尤以豫陝甘三省災情最重。日前東北籌賑會包委員承志自陝西來京，述及陝州以西，流亡載途，每日倒斃數百十人。又第二集團軍修師長麟閣自甘肅來京，亦言蘭州導河平涼天水一帶，餓死甚衆，麥一斗之價漲至五元六角，人民賣妻易子而食，十餘齡男孩標價三五元，值與一斗麥適相當。去歲自春徂冬，竟年不雨，涇渭滄灞汾洛，諸水皆涸，遂成數十年來未有之奇災，總計災民二千萬人，災區擴大至二百方里。史稱前清光緒三年，關中大饑，人相食，去歲災情，形相類似，而連年用兵之後，民間蓋藏久空，遠非昔年之比，災區之廣，影響之鉅，實又過之。近旬以來，大雪奇冷，冰天雪窖之中，無衣無食之衆，人間地獄，凜厲悲慘，殆有不可想象者。屬會奉中央明令成立，瞬經三月，徒以款項無着，遂致一籌莫

展，前經行政院令飭財政部籌撥一百萬元，三月以來，函電呼籲之結果，僅領得二十萬元。最近鈞府議決發行賑災公債一千萬元，條例公佈，已三星期，而賑款分文尙未分配各災區，其間雖經中外慈善團體及私人慷慨捐助，究屬有限，無補事實。玉祥謬領三省賑委會主席，束手無策，朝夕憂懼，若瀆請不已，則或且議其不諒國庫之艱絀，若默而不言，則是坐視二千萬災民之凍餒就死，朦蔽中央，有虧職守，上無以對中央倚托之重，下無以副民衆期望之殷，思維再四，不敢緘默。竊查前清光緒三年，關中大災，國家曾發給銀三百萬兩，賑糧百餘萬石。前清光緒二十六年，關中大災，國家曾發給銀一千萬兩，賑糧二百萬石。民國九年華北大災，僅河北一省卽用去賑款一千六百餘萬元。我革命政府爲代表民衆利益之政府，救災如焚，視民如傷，旣已分設各項賑務機關在前，允宜有以副其實而善其

後。玉祥于茲護陳二事，（一）敬請鈞府飭財政負責當局迅將各項令籌賑款，即日一次撥足，勿再遷延敷衍。（二）敬請鈞府即日另派大員，前往各受災省區督率放賑，右項查災放賑大員宜就五院中選派四部長擔任，以財政部長工商部長農礦部長衛生部長爲最適宜，誠得四部長者，持節而行，宣揚政府德意，發抒經濟實用政策，實行以工以商代賑，以農業開礦代賑，以保全人民生命，則國弊不虛糜，而民困昭蘇矣。玉祥伏讀先總理遺教，首重民生，民不聊生，國何以立，歷觀前代民變，唐末黃巢，明末流寇，其初皆不過少數餓民，揭竿走險，嘯聚劫持，卒成大亂。今自北伐完成以來，全國軍隊莫不竭力以剿匪，而大小股匪。出沒如故，此乃民生根本問題，飢寒盜賊，亂端兆矣。言念及此，不寒而慄，故今日豫陝甘三省旱災之救濟，已非單純的消極的慈善事業，實爲二千萬災民之生死關頭

，實爲今後全國治安之根本所繫，應請鈞府確認三省大災之重要性，有以統籌救濟之，不勝屏營待命之至。兼豫陝甘三省賑災委員會主席馮玉祥叩

敬，（二十四日）

雨中市民



此
页
空
白

□ □ □

那天的國務會議還沒有散會，國府大街，堆滿了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各色各樣的請願民衆。前邊有幾個代表模樣的人，眼睛含着淚水，說要見主席。羣衆的手裏，滿是各式的小旗；安靜的，秩序的，說要見主席。

天上落着雨；地下泥濘的利害。

裏邊是張三推李四，李四讓王麻子；你請我去，我說他好，誰也不肯出來。原來我們國民政府的官兒，是怕見我們國民的！

外邊越候的久，越吵得利害。

沒法辦，儂角總得叫儂子唱。——馮大個在這個原則下，因了大家的愛戴與口推，出去與市民說話。

他回來說：「原來是爲南京市政府修迎樞大道拆民房的事。來的人，都是些被拆了房子沒得住的市民：他們問話是：（一）爲什麼不得我們的同意，拆我們的房子？（二）要拆房，爲什麼不先爲人民計劃住處？如下教我們過露天生活！（三）拆了房子，收了地皮，爲什麼不給價錢……？」

□ □ □

他擦着灰布軍裝上的雨水，說：「如今，請願的是去了。可是就是他們不來，我也想同大家談談這個問題，我想了幾天了！」

「我想：三民主義是民族，民權，民生。我們都自命爲三民主義的信徒；不是嗎？政府所要最先辦的是：改善人民的衣食住行；不是嗎？現在是：非但未嘗把人民生活改善，反而連他們原有的一點點，都給蹂躪了。」

「我們每天所計劃的，是修總理陵，造柏油路，蓋洋式衙門。我真不知道，這些事，爲什麼比對人民作點事要緊？總理生前，曾計劃過，他要住如何華美的房舍嗎？爲我們走汽車方便的柏油路，比人民所僅有的，僅可存身的茅屋，還要緊嗎？」

「革命的基礎，要放在人民的福利上；政府的責任，在替人民作事！現在我們一點事不替人民作，反而蹂躪着人民，無所不用其極！請問：我們沒看見軍閥的覆亡嗎？到了我們覆亡的末日，總理的陵寢，還能保得牢嗎？民怨所集，衆矢之的，誰敢保險那奢侈的建造物。不與西太后或乾隆的墳墓，同樣的挨地雷轟炸之災呢！」

他手指着縣在壁間的總理遺像說：「我們今天的行爲，不是完全違背了他的意思嗎？我們對得起他四十年爲人民的勞苦嗎？朋友們！」

□ □ □

「再說拆房的事——

「帝國主義者，說我們的國家是：「無○法○之○國，無○教○之○民」！如今，我們這國民政府的努力，不是別的，正是在證實這兩句惡意的侮辱！

「有朋友自柏林來，告訴我——德皇夏宮旁有一間農民的磨坊，當威廉一世統一了德意志以後，因為磨坊的機聲，防害他每日的晨睡，十分不安，所以就他派近侍去找這農民：

——喂！皇帝請你搬搬家。

——爲什麼呢，近侍？

——因爲你每天工作很早，他，皇帝陛下：早晨便不能安睡。

——這就應當教我搬嗎？

——這是皇帝的意思！

——但是；我不肯：

——爲什麼呢？

——因爲這是我祖宗的產業。幾代傳來，至於我父，我父傳我，我不能賣。請你走罷：我不肯！！

這位內侍跑了二次，所得的回答是：「不賣！我不肯！」依然是每天侵晨，教這磨聲吵的不能睡。威廉先生真有點火了！於是把幾位名法學者找來，教他們研究這防害他人早睡者的罪名。——但是，他們研究的結果，是沒罪。於是皇帝先生親幸磨坊，對老頭兒說：

——我是皇帝。

——是，陛下。

——我現在教你搬開這地方！

——爲什麼呢，陛下？

——因爲你吵的我不安；我要你搬開；我是皇帝。

——我不搬。不能！因爲這是我祖宗的遺產。我是皇帝的國民，我要對皇帝納稅；但是，我不能搬家。

——我有權力！

——是，陛下；您有權力。非但可以教我搬家，且可教我死。但是，萬歲！您得先把這「德意志法治國」取消，那麼；您隨便罷！我祇能告訴您：我不賣！決不……！！

□ □ □

「我們呢」？他說：「我們這革命政府，總比威廉皇帝兇吧吧」！
全室中默然了。誰的良知上，沒有一點羞辱之情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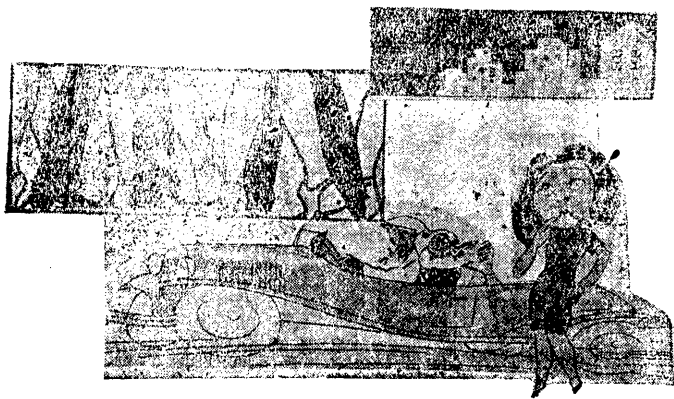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本節完。

此
页
空
白



案·設·建·都·首

—— 府國寧的元萬百五念紀 ——



此
页
空
白



首都建設委員會開常會的那天，會堂上滿懸着西洋風景樣兒的建築繪畫。不知道的人，以爲那是建築學的展覽會；或者是電影佈景的繪畫模型。因爲是太好看，太漂亮，太奢侈，太耀眼了。

主席張先生說：「革命成功之後，我們是要盡全力於建設事業。建設事業的尤要急切舉辦的，尤其是首都的建設！因爲首都是中外人士的觀瞻所繫！」

「這裏所有現在屋裏所懸的，都是建築設計的繪圖。我們要盡全力以造成一個燦爛的首都，教中外人士知道，我們的建設能力。」

「至於這些建築的設計，都是出諸許多東西洋留學的建築專家的手筆。」

。圖上已然都注釋明白，那是外交部，那是行政院，那是中央黨部，那是財政部，那是……並且，各個建築，都有建築學上的價值！有的是東方風，有的是希臘風，有的是近代風，有的是寺院派所主張的，有的是巴黎最流行的新式……。

一關於首都建設費，曾請專家約略計算過，大概第一批先把各官舍建造起來，須得二千七八百萬，不足三千萬元便夠了。不過，中央此刻實在無法弄到這筆錢！所以打算教各省區公攤。按照各省財政貧裕的情形，由中央派定數額。現在，我把擬定的各省擔任的數目，讀給大家聽；還希望大家研究研究。

接着他便讀道：「廣東四百萬，江蘇四百萬，浙江二百萬，……陝西八十萬，……甘肅二十萬，……」

底下，張先生搖擺他那因二十年嫖酒太過而狀賊了的身體，還重的，肯定的，說：「首都建設是要緊的，因為首都都是中外觀瞻所繫的呀！」



馮說：「主席，諸同志：

「主席的話，我全聽明白了。壁間所懸的這許多的繪畫，也都看過了；所有的畫，都很好，可以說沒有一幅不是美的，完全的，沒有什麼可批評的。

「但是，我覺得：這個計劃，有三層錯誤！

「第一，是意義上的錯誤！同志們，建設，誠然是要緊的事。但是，所謂革命的建設，就是建造好看的官舍與衙門嗎？同志們！不是的！我說

，不是的。革命的三民主義，也會告訴你們，不是的！總理，也會在我們的靈性中，啓示我們，不是的！

「今天有比蓋洋式衙門更緊急一千一萬倍的革命建設！應爲我們所不遑寧處以努力赴之者，那就是人民的衣食住行！」

「我們所謂革命的政府，應當詳細的調查：現在國內的植棉，養蠶各事業。根據這個調查，仔細研究：棉種的改良，蠶的保護；更進而研究紡績業的獎勵，產與銷的保障，與夫提倡國貨的喚起。——以改善人民的衣的問題。」

「我們應當研究並全力實行的：全國水利的使用，肥料的使用，收穫的改善，種子的改良，旱澇的預防，病蟲之滅除，與夫外米外糧入超之遏制；——以改善人民之食的問題。」

「我們應當詳細的讀讀總理的實業計劃，盡全力用全心的求其實現！以改善人民的住與行！」

「所謂革命的建設，在此而不在彼。」



「第二，是時代的錯誤。」

「同志們！有了法蘭西的國勢，然後有了繁華的巴黎。有了美國的金融資本階級的成熟，然後產生紐約的富奢。有了日本的帝國主義的侵略的成功，然後有了東京的復興。有了德意志的工業的發達，然後有了美麗的柏林。——對於這一切世界上著名的各國首都，以及大埠，我們都很敬佩。各該國當局之成績。因為敬佩，所以我們要努力，更加努力，教我們國民。」

的。生。活。情。形。，。超。越。於。他。們。；。教。我。們。的。國。勢。超。越。於。他。們。；。那。麼。，。我。們。的。首。都。也。要。超。越。於。他。們。——。今。天。呢。？。今。天。不。行。！。我。們。的。第。一。步。（。教。我。們。的。國。民。生。活。超。越。于。他。們。），。還。沒。成。功。；。豈。但。沒。成。功。，。簡。直。還。未。曾。着。手。，。甚。者。還。完。全。沒。有。想。到。我。們。憑。什。麼。配。：。建。造。比。東。京。外。務。省。還。好。看。的。外。交。部。？。就。憑。我。們。這。一。次。殖。民。地。的。國。勢。吧。！。就。憑。我。們。這。生。活。不。如。牛。馬。豬。狗。的。苦。國。民。嗎。！。？

「。同。志。們。！。我。們。的。純。潔。的。良。心。，。革。命。的。信。仰。，。同。神。聖。的。責。任。，。都。允。許。我。們。在。今。天。的。可。憐。境。况。中。，。艷。羨。人。家。嗎。？。專。門。艷。羨。人。家。，。專。門。跟。着。人。家。學。時。髦。，。真。是。一。種。沒。出。息。，。不。長。進。的。敗。家。心。理。！



「第三錯誤是忘記了人民的力量！」

「俗語說：『吃飯穿衣量家當』。您看，今天我們主人的家當是什麼？我告訴諸位；他們的家當是草根，樹皮；觀音粉哪！你教他出八十萬，二十萬，來替咱們這僕人蓋房建舍嗎？我看還是：教他們拿他們餓死鬼的白骨來作建築材料罷。」

「主席說：首都建設，是『中外觀瞻』所繫。我想，在今年，我們要把這些繪圖上的洋式衙門都蓋起來的時候，那不是觀瞻上的榮光；却是『中外笑罵』所出罷！——我們的主人，一定要罵我們：你們這般奴才，將當了奴才便忌了老子；我們連樹，草，土，都沒得吃；你們却住那麼好的洋樓。你們這般東西，你們比軍閥強嗎？我們那般朋友，所謂外國人士，一定要笑我們：你們這次殖民地的敗家子，傾家敗產就在眼前，還要歸纏

膏粱。眞是不知世間尙有羞恥事，不長進的東西們！同志們，我們對這樣的
中外人士的笑罵，能有一句話，一個字的辯解嗎！？

「朋友們，請平心靜氣的想想罷！」

□ □ □

唉！雖然因爲儂大個的這幾句不得官心的儂話，我們這般垂死的人們，省了一批血汗；但是，唉！曾幾何時，自從南京城裏不見了這儂子以後，我們小百姓，不是爲了革命政府歡迎丹麥太子，而貢獻了那僅以存身的茅屋嗎？不是我們露宿郊野的時候，還看見過一汽車一汽車的名媛，閨秀，舞女，綉白，同異邦皇胄，在軟抱輕擁嗎？……唉！

——本節完。

〔附錄〕 偶然翻檢舊報，看見馮在二次大會的第五次全會裏，關於民生問題的提案：同這次的談話，很多可以印證的的地力，特爲附錄於此。后爲馮案原文——

爲建議事：總理之建國大綱第二條，劈頭即曰：建設之首要在民生。故對於全國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，政府當與人民協力；共謀農業之發展，以足民食；共謀織造之發展，以裕民衣；建築大計劃之各式屋舍，以樂民居；修治道路，運河，以利民行。四件大事。今者本黨北伐告成，訓政開始；建設萬端，皆待規畫，其尤亟者，自應遵奉總理遺訓，首重民生。對於全國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，先有緊急之設施。說者或曰：此經費問題也，求諸政府則財政困難；求諸人民，則百業凋敝。故非事之不可爲，乃力之不能爲也。雖然，今當大戰告終，最大多數人民，因軍閥虐政，

水旱兵燹，而失其固有的衣食住行，渴望三民主義的建設，早日實現，以解倒懸。本黨負建國治國之重大責任，倘不能對人民此等痛切之需要，勉盡其最低限度之扶持，則國民革命之意義泯。而對總理遺訓爲不忠實！至於經費困難，此雖實情；然籌一文錢，可辦一文錢的事。宜先擇其尤急尤要者，先集中政府籌款之能力，遵照總理實業計劃中所述之由國家經營的方法，以爲提倡。然後次第推廣，要求人民之協力。玉祥愚見，認爲目下亟應興辦者如左：

其一，關於民食者。振興農業，乃發展國民經濟之基礎問題。其事廣泛，非萬言所能罄。亦非一時所能辦。茲所建議者。僅爲目前第一步小規模之辦法：（甲）由政府籌設兩千萬元以上資本之農業銀行，各省區設立分行，各縣設代理處，均以不收利息，放款農民，使爲改良棉麥種子，及改良

農具之用。查我國農收歉薄，其原因之一，爲種子惡劣；不講農學，且因無存糧，致購買種糧，亦須仰給於高利盤剝。至舊式農具，本待改良，而農民既無力自購新式農具，且在戰事區域，軍閥之匪兵所至，往往並鄉村農具，亦破壞無餘；此乃戰後人民之第一宗痛苦也。誠能有國營之農業銀行，總行分行，羅致專家，爲之設計，廣印淺說，啓發民智，一面由各縣代理處，購備農具，良種，貸與最貧之農。尤宜獎勵各鎮鄉，自辦益農信用合作社等，以團體經手承貸，秋收自還，歲款則延之。其赤貧者，則由縣代理處，於一定數額中，酌量施放，不求償還。我國農民，賦性純厚，最重信用；除非萬不得已，絕不拖借公款而不還。是以國家並無消耗，而貧農則蒙利極大。(乙)與辦水利，爲解決農業問題之唯一關鍵。惟以工程浩大，非旦夕可辦。宜由政府發行水利公債三千萬元，乃至五千萬元。專

設機關，管理其事。先擇全國河流中，易治最需治者，開始動工，如淮河，如永定河，如涇渭，皆早有勘測；惟待實行。而通渠灌田，尤應力求普遍。所需工人，以兵工行之。至晉，豫，陝，甘，諸省，四野缺乏溝渠，農民最苦旱災，然各縣小河，可用以供局部之灌溉；但須多挖溝渠，及多開新式井。應從水利公債項下，撥定專款，責成各省政府，令各縣知事，視爲最重要之民政，極力提倡。如有駐軍，應供給勞力，爲民服務。而省政府考察知事成績，當列水利於第一項，以昭激勸。查北方農民，幾於年年苦旱，旱則生蝗。今年黃河流域，飛蝗蔽天，災情奇重，民本無食，而蝗復食之；玉祥通令所部，爲民捕蝗，略事補救。然不能引水防旱，終非根本辦法。况因河道失修之故，無雨固旱，雨多則潦；故治水爲救農之本，尤爲救淮河兩流域億兆民生之本。

其二：關於民衣者。吾國之最大恥痛，爲日言提倡國貨，而民生大需要之衣料，乃過半仰給於外貨。故本黨雖以打倒帝國主義爲國民革命之目標；但設令帝國主義者之國家，無布疋毛織品入口，則人民將興無衣之嘆。且外人以最低之價格，買我之棉毛作原料，製成布疋毛織品，再以十倍甚至百倍之價，賣還於我。奇恥大痛，莫此爲甚。故急宜由國家經營棉布，及毛織品事業。或謂華商自辦紗布業，十年以來，已漸發達，政府但獎勵保護之足矣。無勞國營。實在不然！蓋華商紗廠，多起於歐戰中之投機。經營不善，資本不充，近年情形，有江河日下之勢。政府對於此等事業，自宜保護，但以裕全國民衣之責，托諸一部分商人，實不勝任。且既成之廠，多在通商口岸，內地闕如，遠難濟近，供不應求，毛織工廠，尤絕無僅有。是以應由政府尅期在全國適當地點，籌設國營紗廠，布廠，毛布廠，

若干處。紗布兩項。廠宜多不宜大，紗廠各以一萬錠或五千錠爲準，布廠附設之。凡有棉可用及煤水便利地點，皆可興辦，期之原料之廉，及運道之近。減輕貨價，以便人民，政府不求利，但免賠足矣。不求出口，但供地方之用足矣。至於毛布廠則宜於西北產毛區域，建設大規模之工廠一二處，廣收原料，製造粗呢，粗毯，及毛線，中國皮毛，爲出口巨宗，而不能自製毛布，漏卮之巨，固不勝論，而大多數人民，仍無毛織品可衣。北方兵夫，雖盛冬嚴寒，只棉衣一襲，一遇雨雪，凍溼激膚，西北有豐富之原料，而軍民不得御厚暖之毛衣，每念痛心。誠認爲亟應舉辦者也。至其籌款及經營之方法，可先籌三千萬之資本，以二千萬辦紗布廠，以一千萬辦織毛廠，每一織布廠，略定資本五十萬。則可得四十廠。織毛廠則張家口，寧夏各設一廠，每廠五百萬。至募資方法，中央政府及各省政府，

由財政項下，合籌一千萬；餘向內國銀行團借貸。此項事業，皆生利性質，毛織尤然；只供給全國軍用及官吏制服，僅兩廠決不足用，故不慮其賒。紗布廠則邊遠省分，本供應求，故上述各廠，只須管理得宜，絕無賠累。借款應不難籌措。或謂國家實業，難收成績；然但須拿革命精神，技術托之專家，管理委之黨員，弊絕風清，成績自見。若此等小事，尙不能辦，則吾黨根本不配談：建國，治國矣。

其三：關於民居者。總理實業計劃第五計劃第三部，特闡明發展居室工業之必要。總理對於住的問題，重視如此。查我國人民，居室本極樸陋。西北省區，尙多穴居者。而自連年戰亂，以天災人禍之交侵，致貧民多失其居處，流亡載道，無地容身。凡都市地方，皆見破棚節比，千百聚居；而並此不得者，尙不知其若干萬人。是以居今日而言民居問題，尙非爲有厚

者謀改良；乃爲無屋者求住處。前者爲建國之遠謀，後者乃救災之切計。應由政府命令內政部，特訂建造平民房屋計劃，先略分數項辦理。（其一）各特別市與市，皆須指定官荒地點，建平民房屋數千所。每所容一家庭。以最廉之價值，與之。赤貧之民，不取租金，但規定期限，俟其有職業後酌取之。此項建屋之費，由各市自籌，或指定全市房捐爲担保，發行市公債，或別定辦法。（其二），凡機械工廠，皆必須自建工人宿舍，足容其全廠工人；亦以廉價租與之。工廠立案時，此爲必須條件之一。（其三），各縣城及鎮，亦皆按建屋計劃，收容貧民。其詳，由政府酌量地方情形，分別定之。縣鎮建屋經費，應由國庫支出，先暫定額爲一千萬元，由政府指定專稅，爲財源，發行特種公債。按各省人口多寡，及災情輕重，分配各省，尅期舉辦。以上三項，同時並舉，務期於一年以內，全國有新造

之平民房屋數百萬間。只求堅固清潔，不事華麗。各附設運動場，及娛樂機關，兼辦平民學校，補習學校。玉祥在河南時，略師此意，曾設平民村數處，並於開封，鄭州各地，以軍中節衣粗食之所得，各建築平民住屋數百間，貧民稱便。惜在戰時，無暇推廣，誠願政府認此為總理遺訓中極重之部分，亟為全國無居之民，解決此一大問題。（其四）關於民行者：交通與國計民生之關係，不待贅言，今但問如何興辦耳。查目前最急之務，為鐵路與道路。以鐵路論，按照辦理計劃，應興築者，固多，而亟待完成之大幹線，先推粵漢與隴海兩路。粵漢在京收回後，僅成立武長，株長，廣韶各段。中間千餘里，十載停工，迄未興築，南北交通，大受阻礙。近聞漢粵諸同志，已積極計劃，行將着手，其經費取得美國退還之庚子賠款，亦正無礙，要在從速實行耳，隴海則西路新工，將及臨，靈、潼關，

徒因軍閥禍豫，稽遲兩年。至今仍祇能行車至陝州爲止。此路爲西北唯一已動工未成之幹路，全路早完成一日，沿線所經數省人民之命脈，尙繫乎此。玉祥服務西北，目擊人民所受交通不便之困苦，痛切肌膚，願政府將該路、及粵漢路同視爲目前建設之最緊要事業。全力籌劃，尅日興工。查該路觀音堂至陝州段之資本，雖仍爲比公司承攬，但實係國內銀行團投資。連年軍事，虧累固多，一日完成，獲利可待。宜由政府招集關係銀行代表，磋商發行新債票辦法，規定陝、潼、安、蘭州段，大體計畫。限期完工。至以上兩段，所需兵工，駐在軍隊，應極力擔任。其詳，應由軍事機關擬之。其次爲道路。道路費用少而築造易，凡非需要大量運輸之幹線，宜築道路，以利民行，宜由政府規定全國道路計畫，按各省經濟狀況，分別限令每年各築道路若干里。期於五年內完成，全國道路。其所需勞工，

完全以兵工行之。一面由政府籌設汽車製造廠一處，其不便彷彿之機件，大量輸入；其可造之件，及木工部分，俱在本國機廠製造，以杜漏卮。至所需汽油，陝，甘，四川，皆有原料，亦宜國營工廠，積極經營。以上所需經費，請政府分別募集公債，或兼收商股。假定第一期計畫先以一萬萬元爲限，分期籌用。此皆生利事業，果管理得當，則投資本購債票者，必不乏人。是在我政府斷然與辦耳。

以上所述，僅舉梗概，玉祥於實業夙缺研究，誠難免掛一漏萬之譏，惟生長田間，關於一般人民衣食住行之痛苦，知之甚悉！而連年轉戰西北，目覩荒涼，身經艱險；悲軍民之交困，念遺訓之精博，誠以爲當茲軍事粗定之後，本黨對於實行建設民生衣食住行之需要，無論如何困難，實爲刻不容緩。故粗舉所見，建議於右。望鈞會周諮衆議，議決並詳定完善辦法，

交由國民政府，儘速實行。庶總理之民生主義，得逐漸實現，全國人民，亦將信仰本黨。非徒空言革命理論，所以慰總理在天之靈，解人民倒懸之急者，胥在此舉。是否有當。敬請公決。

王儒堂的革命外交

此
页
空
白



我們的革命領袖告訴我們，中國之所以貧弱，所以淪於次殖民地的原因，在於帝國主義的壓迫。所以革命的國民黨，主張打倒帝國主義！打倒帝國主義之工具——賣國軍閥。又說：國民政府之責任，在於服從總理遺囑，取消帝國主義用以壓迫中國之不平等條約。

幾年來，我們已耳熟能詳這些革命方針；而且我們更已熟睹這些革命方針下的成績！所謂革命的成功。不是嗎？往者與國民革命軍正式作戰的，甘心爲帝國工具的賣國軍閥，已然都於掛上（僅于掛掛而已）青天白日的旗幟後，作了革命黨的黨員，作了革命黨的忠實同志，並且作了革命黨的最革命的領袖！

這不是革命的成功嗎？

再說打倒帝國主義與取消不平等條約。那更一點不含糊，我們的革命政府，決沒有一外崇國信一的國書。我們所有的是：革命的外交！你看：日本兵佔領了濟南，不是我們革命政府很慷慨的容忍了嗎？帝國主義者的兵艦砲擊南京城，不是已然結束了嗎？雖然我們的國家，要隨着我們外交部長先生祝福大英國，大美國，大日本的香檳杯而破費幾十萬；但是，那算什麼？咱們這四萬萬人口的大國，還花不起這點小費嗎？最有成績的是我們的收回租界；那真是天字第一號的革命紀元。你看！不是收回來的租界地，允許洋大人「永遠租佔」的權利嗎？我們這革命外長王寧波，比較滿清奴才李合肥：同外國所定的九十九年租借期的喪權辱國之條約，顯然的，明明白白的是漂亮多了，革命多了。

這不是革命的成功嗎？

自從王寧波，因為與阿拉主席，同鄉兼交易所同事的關係，入長外來部以來，我們革命的政府，於外交上，乃開一新紀錄。各大邦的領事參贊之流，直登中華民國外交部長之辦公室；如入俱樂部。昂然直入，大搖大擺。我們革命的外交官，殷勤周旋，惟恐不及。至如宴居北平東交民巷的公使太爺們，偶然到南京來逛逛，則我們的堂堂部長，除去江干私迓外，還要開銷我們小百姓的幾許血汗，特遣專差，遠走上海，採辦洋國，洋商，的地道洋酒，洋菜，洋點心；以買洋大人之頷首微笑，用報愛寵於萬一。

——愛管閑事，生閑氣的僱貨們，因為外交儀節上最講階級與禮儀，因而說我們的革命外交——領事外交。這真是呆得不識時務的話。你想，人家白面藍眼高鼻梁兒的領事先生，還不配咱的部長嗎？這便是外交上的革

命阿！傻子。

□ □ □

而且我們的革命外長，事無鉅細，都要表現革命精神。有一次，忽然想到，上邦領事到南京來，沒有地道洋房住，殊爲有失咱們這：革命政府的革命面子與體統；因而想起用七十多萬元蓋一所華麗地道的洋式「外交賓館」，用爲領事爸爸下榻之所。

倒臺！當這個案件到行政院的那天，正值院長譚先生，到上海「白相去了；而替譚主席的，却是那位副院長傻大個。

他在會議的時候說：「儒堂有一件案件，是說使館南移，一時殊難辦到；而此刻到南京來的各國辦事人員，似應由我們爲之預備行館，以盡待

客之道。查現在雖有一處招待外賓之所，而規模簡陋，頗不足以壯觀瞻；且亦非親仁睦鄰（不是外崇國信）之道！……」

他讀完王案的原文；眼睛看着那提案發愁。

他說：「我們現在是什麼時候？是不是天天要餓死幾百條民命的時候呀？我們對於我們的主人（國民），養生送死的錢，還一個也沒有；還一點辦法也想不出，却想得招待客人的上頭了！請問：我們爲客人建起三宮六院的皇室來，客人固然是喜歡了，笑了。但是，他們喜歡的時候，笑的時候，我們這天天餓死國民的政府當局，是陪着他們笑呢？可是對着他們哭呢？如果陪着他們笑罷，他們既受了咱的盛遇，還要罵咱們：說我們不是人。爲什麼死了父母，還是吃花酒，嫖姑娘，裝沒事人？爲什麼不想法救救自己國內餓死的人民，却在規顏事外？越花越有？正是俗語所謂：花

錢找罵。如果我們對着人家哭罷，那豈不是更不成話。——我們爲什麼要花了錢，買這種啼笑皆非的罪受？

「而且，我的意思，我們這次殖民地國家，對於帝國主義者，除去我們自己圖強，自己要好，教他們佩服，教他們敬重而外，別無他路可走！！如果自己不努力，不要說爲他們建洋樓，他們不會可憐我們；就是把他們寫在神主牌上，每天三次燒香，五次叩頭，就是跪在地下，用我們潔淨的舌頭，甜他們那在糞土裏的皮鞋；也不會得到他們半分毫的恩惠與善意！」

「還有一層。如果來的確實是我們的朋友，那麼，他深知道我們的實在情形，則我們雖然是爲他預備茅茨土階，雖然替他預備聊蔽風雨的草棚，雖然我們爲他在旅館裏租幾間房用；他也必能原諒我們困難的情形，他

們也必能因爲：認。識。了。我。們。自。苦。救。民。努。力。的。真。精。神。而原諒一切！

「但是，儒堂既然已經提出來了，還是大家研究吧」。

到散會以前，中間雖有宋子文孔祥熙兩先生，替王先生撐了撐場面，但是，終於王先生說了：「既然副院長認爲應該緩辦；那就放放再說罷」——而結束了這個問題。

□ □ □

在這裏，我想說一點題外的話。

大凡在革命的南京首都住過的朋友們，都一定知道，我們革命的官場，有些個革命的。不。成。文。法。！這就是：我們沒有人能曉得：所謂總。理。陵。寢。的。工。程。費。以及迎榭奉安的經費，到底用了多少；我們所知道的，祇是那剩

餘部份！那便是；四十萬元建築費的中央飯店；百幾十輛汽車的國民汽車行；與夫彷彿美國最新電影院而建築的國民大戲院。如今，中央飯店在南京的地位，已然形成較中央黨部尤有關係於國家大政的威權。國民汽車行，也點染了不少南京的繁榮與文明！至於國民大戲院，更不必說，統南京城的，第一流的，時髦大官，姨太太，小姐，偉人，幾乎已然不能離了牠了！本來麼，一禮拜中祇能在上海住三天，其餘的四天中，再得不到一點快樂，那不是要我們革命政府場台嗎？

說什麼外交賓館！那不過騙騙不知世間有污濁的覆角而已！還不是滋潤一，二，三部長嗎？革命的不成文法告訴我們，能夠實際上用去十分之八，已然是最革命的呆子了。你以為七十萬的建造費，是為招待客人嗎！頂多不過實用七，七，四十九萬而已！按照革命的不成文法，是要有二十

多萬歸三部長的呀。

□ □ □

熟悉南京政情的朋友們，也或許知道「外交部長夫人洗腳盆案」的內容吧！

原來南京的各機關中，有所謂審計院者。牠的責任，是審查與稽核各機關的預算與決算。——有一次，民國十九年某月的外交部報銷冊裏，有一筆賬寫的是——

一出洗腳盆洋廿元〇角〇分（部長公館用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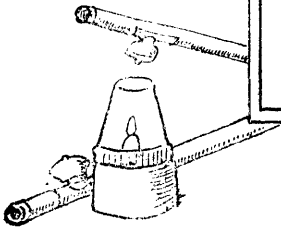
於是審計先生們，因這一筆賬，在最高法院，把王部長告訴了。理由是：部長公館裏夫人，小姐們用洗腳盆，爲什麼要在國民政府外交部的賬

上，寫上來報銷呢？法院受理之後，便票傳夫人的丈夫，部長先生。部長先生便派那時的次長張我華出庭；而張先生，又派外部庶務科長去代表。審計院因爲固持要部長出庭，不與庶務科長對質。於是——直到現在，無結果而終！

審計院，最高法院，兩方的卷宗，必能爲我對此事紀述忠實之證據。——唉！關於王寧波的話，我們還是不再談了罷。……

——本節完。

鴉片案



此
页
空
白

□ □ □

祇要我們健忘的程度，不至於把自己都不認識，則我們決不會忘記這轟動世界的，民國十八年的上海鴉片案！

凡是還沒有忘記：人類應當有羞恥的人們，凡是沒有忘記：我們是革命者的同志，凡是沒有忘記：過去一切成就，都是死去的先烈的性命，與夫未死同志的艱危所造成的；覺醒者，提起信件事來，祇要輕輕的提起這件事來，沒有不憤恨得血都要滯起來的！

那案件的内容，假是革命的軍人，——上海警備司令——指揮着士兵，毆傷上海市政府公安局檢查江安輪私販大批鴉片的官警；並且劫奪全數的鴉片而去。中央的革命政府呢？始終沒有把這件騰笑中外的事情的内容

，與夫中央處置的內容，公表。換句話，就是始終不見中央對這事認真的辦一下。到現在，還給我們革命的歷史上，長存着這污染！

其實；社會人士，真不知道那案件的內容嗎？任何聰明的罪惡，能逃開公衆的眼睛嗎！

親愛的讀者們！請看看這件，國家之極恥，革命之殊污的事件，是如何的曲折，構思，以成的罷！

當民國十七年，宋大部長，用舊交通系三等角色（其時任財政部駐滬辦事處主任）李承翼（字蕪侯）的計劃，預備在皖北收鴉片烟苗稅四百萬元。另外，附帶着勒買烟土三千萬兩。

這個計劃，內容如后——

(A) 財部所得（即國庫報解），約合二百萬。

(B)人稱南京武則天的孔祥熙夫人宋大小姐，宋大部長，各得溢收稅款百分之卅；李承翼，財部禁烟處長鄒敏初，秘書長鄒琳，另有所謂常熟派的財部要人參事，秘書等，合得百分之廿；餘數歸經徵人。

(C)烟土運到上海，約可售價六千萬元。其分配：(1)歸還應解稅款。(2)歸還溢收稅款中各人所應得之數。(3)運輸開支。(4)軍人賄買費。(5)上海租界棧堆費(每兩土收洋一分)。(6)辦事人開支，及其他。(7)淨利益之數，最少可得四千五百萬元以上；統交「革命大帝」。

可惜，可惜因為種種原因，這個紙片上的餅未能充飢。稅款既未收到四百萬；烟土的收穫，尤其離預想太差。——於是，革命大帝再納革命韓龍（進妃者也）的計劃，以所失敗於皖的；轉而求之於川！

於是：在革命大帝，革命韓龍，與夫川中的革命軍閥；三位一體的合

作下，素負盛名的川土，遂源源東下了。

敬愛的讀者們。底下的經過，實在有教著者不忍寫的痛楚。表面上固然不過一船烟土的關係；但是，內容所包括的，却是：市政府同警備司令部，如何便會打起架來了？南京總司令部，如何扣的船上人員？如何以扣了船上的職工而控嚇其他方面？更如何在京滬兩地，對於又一方面造作謠言，以防害主管機關之查辦？又如何會至於最後，決不客氣的，把法院的審判權，禁烟委員會的專責，與行政院的政權，統而總之，用「欽此」的口誦，一概勾消；除總司令部外，任誰概不准問了呢？——唉！實在有教著者不忍寫的痛心呵。

社會已然很明瞭這事內容的時候，可憐，住在南京的馮先生，却真有點優勁，他還在鼓裏。真明其妙。

□ □ □

那天，革命大帝從安慶回到南京，馮到蔣宅探望於他，將將座下，祇於寒暄了幾句，何應欽便走進來。蔣問：「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沒有什麼事；不過這幾天上海的烟土案，太不好辦——」。

何先生的話，還似乎未說完，蔣便用眼看着他，用嘴對着他，說：「那有什麼不好辦？我都知道了一！於是，把何先生的話，却住了。」

古應芬來了。

蔣問：「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沒有什麼事；不過上海的烟土案，鬧的烏煙瘴氣，太不好看了！」

「那有什麼！熊式輝是革命的軍人，決不會販土！」皇帝用着嚷「衝

鋒口令的氣度，說：「熊式輝決不會販土！要是他販土，便槍斃我」。語氣固然是嚴厲，而面色，兼有一點艷然了！

古湘老偏不識時務，接着說：「但是，全國報紙，都很督促我們；，也要顧點輿論哪！」

「什麼教輿論？」蔣大主席，勃然而怒；極興奮的樣子；「我不懂得什麼叫輿論！」每個字的聲音裏，像都包含着：「多嘴我便槍斃你！」的韻味。接着說：「我要輿論的時候，花三百萬塊錢，辦卅家報館，我教他罵誰他罵誰」——那粗暴的姿態，與其說是在談話，倒不如說是在吵架罵街，爲更近於事實。

馮在他的話說到半截的時候，站起來；待他方說完，便告辭：「你們有什麼事商量罷，我要回去了」。說着便走！

在這時，主人彷彿覺得，馮的走，是一種抗議的樣子。所以盡力挽留。他終於走了！

□ □ □

在歸途上，他想：這不是一幕民國十八年的捉放曹嗎？不是很明白的，我作了陳宮嗎？——我就這樣看着曹操對一切的橫暴與蹂躪嗎！我……

……
車到家了。

——本節完。

此
页
空
白

特

别

花

車



此
页
空
白

□ □ □

馮對孫說：「哲生；今天我們研究一個問題。」

「我們的國府委員，每禮拜都要到上海去；每次都要教路局爲他們預備特別花車。於是，幾乎是每天都有，坐花車去上海的委員先生們。」

「我從良心說：我真不知道，這些朋友們，每禮拜要去上海的意義與重要性，是什麼！？他們的職責不是都在南京嗎？爲什麼非去上海不可呢？

「去上海的事，且不講。爲什麼國府委員個人到上海租界逛逛，便也要教路局替他們預備所謂特別花車呢？原有的頭二等車，不可以坐嗎？哲生，這便是你應當說話的了。」

「最可憐的，是那天我在車站上看見的現象。我看見：我們那花錢買

票的好國民，在車裏的，簡直是完全粘在一齊；像一車人肉餅子。可憐！他們只有顛動的份，身體，是完全不能移轉！這還是好的。次於此者，便都爬到車蓬上去。扶老攜幼，男男女女，你幫我，我扶你，上到車蓬上去。手裏都有路局所賣的三等車票！唉，那真是可憐；我看見一對老夫妻，穿的也很清潔的。先由老頭把老婆送上去。再由上去的老婆，用繩子把她孩兒繫上去，一邊再由地下的老頭托着小孩，一點一點的往上送。當地下祇剩下他自己了，可憐那白髮的老先生呵！他剛剛把兩腳放在車窗上，預備往蓬上去的時候。唉！一聲笛響，正是……委員的特別花車掛勾。可憐那老先生，手顫無力的，既然被無情的車，摔下來仰臥在站台的硬地上；還要受冷酷的路警手棒的幾擊。車蓬上的老婆，看見老漢摔下，想望望他，幾乎也作了第二個不幸者。而小孩，因為驚嚇，早已大哭起來了。——于

是，地上的嘲罵着，蓬上的嚷着，小孩哭着，路警罵着；幾個找不到位子的乘客，圍着。……我們特別花車裏的委員們，在五彩燈光底下，面現鄙夷不屑的神氣，也在望着！！

□ □ □

「哲生，那天的晚飯，我實在因為這目擊的情形，因為那摔在地上的白髮老者的眼淚，沒有吃飽。我痛心，我懷疑，我自己問自己：難道說總理一生的奔走呼號，數十萬革命戰士的熱血與頭顱，以及全體後死同志的半輩子的顛沛流離，也就是所謂整個的中國革命，難道說：都祇為花車裏的委員們嗎？不是也應該顧及一點那、在地下的小百姓們嗎？不是也應該着我們的主人，全體民衆，謀一點一滴的所謂幸福嗎！哲生，——他的

眼睛有點溼了。

孫先生的回答是：同情的，傷感的，嘆氣！

他擦着眼睛說：「我想，如果我們不把那特別花車裏的享受，與這坐鐵蓬車頂上的人的享受，平均一下，如果我們不把這；兩個對峙的世界消除，那麼，一定無疑的，我們是要作革命的對象了；我們的革命是失敗了！一切的犧牲是沒代價，沒結果的了！！——這不危險嗎？哲生！」

他們在十分傷感之餘，決定由他們兩個的名義，向政府提議：（一）取消特別花車，改為普通客車；（二）限制政府當局的逛上海；（三）一切政府人員，與人民同樣，買票登車；不准特掛專車。

□ □ □

無疑的，這樣的不識時務，不通人情，不得官心的議案，如何能通過呢？——雖以提案人的方爭，也不過以「將特別花車三輛，改爲三個頭等客車」的結論，告一段落而已！

——本節完。

此
页
空
白

□ 聲 尾 □

我有必需向讀者聲明的幾句話，寫在這裏。

第一。這裏所寫的，不是有文藝價值的創作，也不是有任何哲學評價的論文；那些個，都是著者能力以外的作品。這裏所有的，不過一點紀錄著者私人感想的隨筆。讀者不要用奢望的或者高深的目光看牠；那是要失望的。

第二。我本來久已計劃着寫一篇現形記式的革命外紀。自廣州北伐起，到三次大會止。——終因時間不許，迄未看手。這本小冊子，是因為著者得着十八年暑假的空暇寫的。以馮在南京的言行爲經，以當時的具體政情爲緯。其餘的，只好期諸將來罷。

但是，著者有必需說明的，我寫這些東西的動機，是因為我個人革命的熱情，與夫對三民主義的切望，以及對執政當局的友誼！不是反革命，

更不是反對國民黨的主義。所以我這筆下所有的，是朋友的善意的諷勸，而不是敵人的嘲罵。——也許我有同道班先生們作敵人的一天，那是，我對他們認清，決沒有接受我們的好息的忠告以後的事！至少，在我寫這篇小冊子時，我還是對他們希望着。因為我們的國家是太危險了，使我們不能不慎重；我們過去的革命代價是太鉅烈了，使我們不能不遺存有幾分戀情。

但是，如果他們確不能改善的時候，那麼，將來總是重要於過去的！我們不能爲了過去，而忘記將來。

第三。我以我的名譽作保證，我的記述，都是確實的，沒有半點不切事實的地方，因為這許多材料，都是從當時身與其事的政界友人們得到的！——我只有惋惜：我們這革命的政府裏，竟有這些不幸的事實；我決不

取寫的過於事實，猶之乎我不敢寫的不及事實。

這是可以請讀者信任的。

第四。這裏邊所紀關於馮煥章先生的言行，材料的來源，是十分可靠的；不過，因為未能得到馮先生的親自鑒定，所有一切文責，由著者自負之。

十八年九月稿成上海。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6 6471B

